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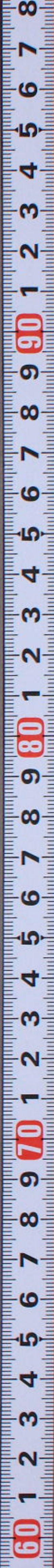
星湖僊說 二之三

人事部

原九十七

廿九

1489
1/5



星湖僿說

人事部

習俗難變

祭三世

軍兵保

其人列炬

粟布多為富室

養老

銜帶總環

諸末

進士巾服

入儉難

墨久難洗

追爵

為官擇人

飲酒

預備外敵

白紙銘旌

賞言

外戚不得入謁

滕公石槨

婦女衣服

仁義敵富貴

恭儉

睡覺東窓

科宦士望



諫官不相見

古竅根竅

松月齋

差役

慕效富貴

追封孔子五世

情

武藝

高麗試法

為官擇人

后妃美艷

詩文

鉛槧

禪本草

隔句對

隨意

黃狐山詩

破體書

典與帝席

許草堂墓詩

淵明舒嘯

四六

古今文章

東西際海

南溟先生詩

白沙詩

舞劍咒

詩家增光

朱子詩

朱喬牛詩

曹梅溪詩

瓢淵詩

星湖僊說

人事部

乘馬耕牛

糶糶

田溝滲濕

用裕難節

生民遠慮

小人意態

獎廉

常平

胥徒廢貶

孝悌力田

蜀體

崔震瞻

廢人家禮

張芝餘術

思齋美談

奠經

尚丘潘三姓

尚震

鄒若望

俊

安李友愛

周之禮葬用死者祭用生者按大傳大夫三廟謂三廟則上及
曾祖然大夫之爵秩無恒前賤而後貴者可以前無而後有或前貴而後賤又或既廢而還復其可
隨毀隨立耶愚謂大夫當有祭田子孫雖賤而田必不廢者亦不收則當祭其子孫貴而上及祖禘者亦
必國有以等也夫有罪去國者三年不收田祿况以偶爾無官
而去之耶以下有廟無主不過以東茅依神而祭無廟便是無古者大夫以下有田矣廟亦不毀三年主也其有官而無官而者三年之內固之後廟毀則不祭據禮無田者薦而不祭如春薦韭之類是也故不耕者無盛不蓄者無牲粢盛犧牲非其分也
至於後世無官之士悉得祭四世而皆立本主又國法許之廟始祖之不祧則大夫以下至士庶皆有二昭二穆與太祖
而與國君等僭乱兆矣奚可矣

軍兵保

國之兵制自五衛罷而三營并設於都城訓局者壬辰初設御
營者癸亥後初設皆因亂懲忘之意也此於漢之南北其意亦
好雖咎其兵農之判而漢亦有親兵其不虞之禍又不可不備也若鄉兵番休豈如專心力而
練習者歟禁衛者始不過訓局別隊而領之於是稍長大與兩局抗而
又過之兩局之在秩與本兵等故勢不相下無總一之意程子曰多多益善只是分數分明謂
条貫不紊也若倉卒之際叛逆間之患生肘腋無以制矣此不
可不慮大約訓局馬步兵五千二百餘而馬兵七百十四名除西北二道合六道砲保餉保合四萬四千名也脚營標下兵則
破陣合一千八百餘鄉正軍萬六千七百餘而六道米布保四
萬九千餘禁營標下馬兵七百二十六鄉正軍三百餘不能盡
錄也保者納米與布為軍需者也古者養兵責之田賦未聞更有納米為餉者也其
為軍需者也古者養兵責之田賦未聞更有長涎之待哺亦似

宜然禁御蕃休亦各有保何也無已則寧不若盡驅為兵迭為
其保則國無所失民亦不怨而軍額頓增耳以兵餉兵立制之失也苟其始也一以田賦充其衣
糧豈有不足之理法既如此粟米之征盡歸雜用如水銀一斗散之平地漏隙透罅不見其
迹雖增至十斗百斗無不如此逆漏透之後謂無物可需則可
乎今以塞肉過覓於小隙大罅亦豈有不得之理但入於亂矣大府八於宮內八於豪猾一朝革度恐不濟事徒致率
遊食者失望已是可欠况官屬府屬乎善變者宜以漸不驟今
日除一弊明日革一瘡專以損上為意積以年月若舟之浮水幹回而不覺若水之漬物浸潤而不止庶幾得之

其人列炬

今之宣惠廳一結四斗之貢即國家經費之用也其大同十二
斗皆歸於貢物貢物者內供之名內供比經用已三倍各司內供無細不有而又別其人者其人自新羅時有之至高麗高宗

時逆鄉吏子等為質於京責應諸物仍成弊瘼故勝國時中郎

將房士良請罷而不得者也今其人為名三百二十六人千餘供柴炭炬柁之類每一人給一百十石則歲輸三萬五

石矣古者君之祿比代耕之下士止三百二十倍也今也諸司

一應許多貢物之外此一段已輸三萬五千餘石之多其損下可想民生安得不困此外本縣雜用則又不在此數民合輸多

者二十三斗矣董越朝鮮賦云牛耕四日之地為一結乃收四

斗之祖是時只有四斗之稅而已也十二斗之多其合成大同

者其意為外此無與也而今進貢故在又歷許多年其增益可知自洪治元年戊申至今

二百六十餘年國計民愛不吝判別按高麗文宗十二年契丹

使王宗亮夜至見列炬四照炬徒隸衣單可憫內史舍人崔尚奏燈燭亦民膏血費用太多恐虧儉德昔陳敬仲筭桓公火絀

之命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乞自今宴好之禮止令卜晝從之

夫宴好之禮不過庭燎其費不多猶云如此況今動駕時列植大炬遠近洞明惟前後照燭足矣何必如此丹使之言令人發深省

粟布多為富室

董越云不許儲金銀以粟布多者為富室其質遠交易一以此故貪官少也蓋粟布異於輕貨培克者無以多取所以貪官少也金銀尚然况錢乎錢者便於奢侈便於盜貪官即大盜也貪生於奢侈財竭於奢侈則宜窮民之日多也今以貪室言對食博饌酌酒買有煇草吸筒制器飾彩凡玩好遊戲之物皆錢之為害也今之鑄錢者益嫌其不便漸為輕薄易以毀折將見鵝眼之賤矣高麗之末民取敗錢殘片皆許代錢故一鴛馬之價至放六十七兩松都人流俗不泯凡買典賣先以舊錢約定以今錢計而給之其窠不過十餘兩云夫貨者持國也

養老

有孝而不悌者未有悌而不孝者故先王之制悌達於鄉黨悌達於道陌悌達於軍旅其化根於國家之養老此自有虞以來未之或廢今之俗驗之於家子弟侮父兄驗之於國少年凌者考其俗又根於科第也少年登科眾願萃慕不但下賤尊仰父兄亦為之屈壓苟不能然雖顏閔之德行不但外人厭薄其妻妾先凌藉為世道安得不夷而下於國初之法八十之老男女皆錫宴以覃恩每歲季秋王燕八十之老人妃燕八十婦於宮亦見於朝鮮賦殆非虛傳也余少時里中人歲末為洗鋤宴為農已成也余亦往士族之會反有勝似現既在眾聚之中各自斂飭秩秩有禮比者至以次起舞老者就列則其族黨子弟年少者不設居位避席拱立其失禮者有公言一負輒咎罰之至樂作村籬杖鼓盡歡而罷鄉俗尚然况國家行此其為興動為如何哉饑廢而不舉亦可恨五十餘年以還貧乏日甚無暇於酒

鞞帝總環

官品服色等威所繫不可不致意也今日陞朝官或與至尊同服吾昔已備論矣至於鞞帝及網中之環紊亂無章可異也一品屏帝而玉環二品以下金帝而金環堂上官則銀帝而雕玉環然至尊或金玉環是恐不可仍舊者也且屏非土產價絕高貪寧何以得之董越賦云一品玉環意者其始帝亦同例而帝王有嫌故用屏也若然總環者何以不避環者好倍肉也而肉倍好曰璧用此為別堂上遵古用銀二品以下用金而玉不可用則金而倍好帝錄則二品以下金飾一品用純金其玉帶玉環惟至尊所服如是方是等分不亂矣

諸末

南相嶺南紀行云星州先生案有姓名諸末者即固城賊民士

辰之亂奮起擊賊所向無前與郭再祐並稱而聲名反出其右

中出身長八尺鬚張如蝟自云我諸牧使世不知我惟君可與

關羽是也其真與贗將何由辨別此可與識理者論

進士巾服

生徒之緇巾青衫循用既久巾者補民字巾後面壁立直豎無屈上屈而向前提為顏則餘幅旁出為耳半摺而平義易其南北則駭矣明亡之後詩人劉廷賢者作十二棄詩其儒巾詩云

世傳洪武裁宮掖蓋明祖所製也近時惟冲齋後孫某猷家歲

高而無屈耳如今胥徒之帽衣用綵圍腰之餘上鉤而肩復繞

出背後合之垂一條於脊謂明太祖之制此決知其不然也若

亦不可從以國俗言董越賦云青衿濟濟軟羅巾幘帶飄且揚

此文作於成宗朝去冲齋不遠其時豈有上舍生變度之理

八儉難

余夜坐未嘗覺飢客有以貳膳常珍之義致一麕者從而啖

之者盡而便飢不免結而他著又夕饌而飽則朝必倍飢以此知

墨久難洗

墨在鉛板經年則難洗墨一也恐無久近之別久墨不去以此

知習俗之難變然一洗二洗期於墨盡可矣以其

追爵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禮也而無追封之例周王

天下追王只及於王迹所基不及高祖今之二品以上追贈三

豈合濫及至此或庶姓突起為大夫而其先有不合爵位者然

且為之則不可既贈高爵則其孫人之致位及族受蔭可乎愚

謂舊例雖不可頓廢只許一世可矣夫然故國中人士大半是

有蔭之身而耻作農畝之業地出賦而兵額縮害非小也

為官擇人

為官擇人古之道也故有一官不移數十年者有虛待者

為難其人也何以為驗只觀官與人孰多孰少人有餘而官不足則是為人擇官也人不足而官有餘則是為官擇人也官位本多才能不可易得豈有人多之理擇官之害最甚者其惟科舉乎苟欲爭官必先爭科目專心用智無往不力如取貨於火

焦頭爛額探珠於水瀉足沒眉期於先乎人而必得至於俸得則若執左契而責其物也求者既眾故士風鼓煽宰

相從而助成設科漸煩取人漸夥既登榜目視要津為已有不

得則恐恐群與故不得已而身之也其身為官擇人相去万里

既云試詩賦表箋則取其能者可矣而無文者八九何也當路

子弟必不讀書此所以有才者不得進也如曰其法密也今聞

中國大抵皆不変前朝之成憲我邦則言言尊慕而獨此遠之何也

飲酒

堂兄素隱先生進酒必此些吸之如啗肉然曰飲者為味非為

醉也若長飲大啜一舉便醺如昆侖吞棗則是欲充腹而已矣

可哉蓋今之飲者都是容氣所使以多為快非志於味也其有

美味者頂細嚼而後可得俗諺云食肉益嚼益美飲也

備預外敵

高麗元宗大有功於元世祖單思非常至忠烈朝尚公至寵愛

無比言無不從時元之威令漸被東西莫不率欽畧西邊若東

真万奴是金之餘燼啗而又不敢裹倭患於是火烈風猛東

北西南無地不到已事可驗東真不振過一時補帝後遜微弱不

史發倭人皆曰朝鮮大明之屬國大國必興兵來救不可伐也

秀吉不聽遂至創殘我又有以善廢之故南爰永絕也今中旺起自婆羅查有天下雖輦輸財貨享其根本其地饒角民無積

儲惟射獵為食東至烏喇靈古金之舊墟則尤甚鹽鐵稀貴宜

馬而不且牛今會寧開市必以土產爭實磁器耕牛其俗可見今聞從遼河運穀北湖出蒙古柵外車輪逾嶺至

易也河復南下至於烏喇靈古其素無委積又可見八極中華

百度豐侈宮室服食窮極美好孰習既久其朝運訖卒得其本

不但北諸郡困於侵暴軍書旁午浮虜相繼仁祖有教古無

不亡之國吾寧親征而借一矢不記全文其緊如此况今百年

之後臣事已久強弱頓別何敢違拒西北諸郡近日海舶交橫

於兩西此即中國弛山東海禁之後遼左漁採往來之徒出沒

犯越其勢宜然所謂海盜不過一小島朝廷曾見李站田森等討之得我國及中土被虜男婦而還雖無可考文跡其為

於我可想若使中國紀綱解紐島夷逞欲劫奪我兩湖之漕我

將哇而待亡而已昔我先祖與人書云兩稅二般為海盜賊所

奪云其兆已久矣今人狂於安逸或謂海盜為謠說其無遠計

如此若然何以徃征又何以有浮虜也從前外寇必赴訴上國

賴其興兵來援自勝國皆照方一倘或泉集論海勢云彼越海

生心於言語不通之國索非意慮之所出無可憂者然壬辰時

朝以謂極東海外之國越我犯天朝理執力之必無丙子時清亦

告動兵之私又以為新起烏合之眾必不敵動其言豈不信然乎

然而卒不免幾於傾覆則謂之必可憂者固安也謂之必無可

之論也壬辰之前誤聞秀吉篡弒國論其和好而徃征之丙

子之前作和之論至改斬其來使乃送歸丙子之亂我案引

而來也今之光景只是上國安則我亦無事上國不保其居我

之受病如春而待暑秋而待寒顧未見有慮及此者耳

白紙銘旌

喪之有銘大夫士同物杠長三尺上用緇長半幅下用絳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又以白色之帛為禭緣至子男之士不命故無銘蓋三尺者準命布帛尺一尺二寸強不命者無銘則况無官者耶然家禮通用既無定制故下至庶人又必倍長之甚不可也余斷為家法以白紙為之依古人自書之例親筆藏之用功众口別有論

賞言

臧僖伯諫矢魚公不聽僖伯補疾不逆可謂純臣也及其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不敢忘矣之加一等報其言也凡用

人之物而不償其直曰盜晉文公聞農夫之言有悅色樂武子

不過如此言者口才也人主以善價待之珠玉不賤而走無翼而飛天下之良謀大猷將不期致而自至一盜字警言切深矣

外戚不得入謁

漢之馬后戎飭外戚之至勤而其害日熾至於衰亡終趙宋之世無此患宋法外家男子無得入謁明德太后寢疾欲見李綰

罷逆可知矣哲宗時高太后言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此必太祖遺制可謂知要矣團練使琮奏臣既備

隆但請萬安門拜箋光祿太后老翁翁亦老上數言入謁后不許帝引伯偕詣后后曰此非汝所當得留促遣之其不假恩

聞其人安在曰吾未身來對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明目達聰盜也文公遂斬與俱歸載歸則必賞其言也古聖之

馬言訖泣下此必太祖遺制可謂知要矣

后族冒恩澤亂朝廷法願致於理其立法可推也元帝時馮野
王竹能第一將拜御史帝謂群臣曰後世必謂我私後官親屬
遂止亦文帝之意也又高麗故制外戚不除言官比今俗差強
人意見辛禰元年

滕公石槨

夏侯嬰佳城之事無此理宗為鬼所瞞也嬰之封滕死窆之地
非三千歲前所可卜况馬畜無灵又何以識
其地而跪之此為鬼使也明矣桓司馬為石槨而聖人非之其
俗可見自唐虞至漢只數千
餘歲堯舜以前許多歲能
知有石槨乎繫辭有之神農氏没
黃帝堯舜氏始為棺槨蓋取
諸大過則棺槨乃黃帝堯舜之際
始有者也黃帝之子少昊
也其間能容千載之久乎
無木槨矣
歷顓頊至帝嚳之子堯

况石耶書契以前又豈有
文字蓋地中之物鬼必覺
之見滕公之將葬先為文字使馬跪

之以載要焉此理分明後世愚人
遇此等虛薄據以為信者種之故錄之

婦女衣服

我國婦女之服衣不掩腰此恐自元時始世祖變易中國之制
男為袴褶窄袖女窄袖短衣下服裙裳從其便而不改

仁義敵富貴

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吾何畏彼哉
可知仁義之適富貴也富貴仁義亦有等殺侯王且不論自九
命上公至甚隸之賤凡幾等自可至
之產至窮巧之貧凡幾等自聖賢至愚劣凡有幾等曾子素貧
至賤者而可敵晉楚之富貴其所自有者可見尊之無上用之
不窮也仁義之大者莫
如周孔周孔之過於世何如也
無不倫嘗而其敵晉楚者自在於前倚衡而無

負於富貴之樂也吾輩不免為鄉人也或衣不免寒食不免飢

恭儉

貧不學儉賤不學恭謂不學而能也今有閭巷皂隸及寒措大

之耐飢足恭何與於行義廉者守在一已耻者羞各非義所謂

澤及天下萬世未嘗不資于是而為之基本也固有恭儉廉耻

而無用於世亦未有驕奢貪冒而能為國者也此則不易之論

互相譏議學士至謂攀摹曲跪誤矣若不該盡天下物理

博極古今事變因時制宜快斷中允何以幹旋危亂救拯焚

書談道須準擬天下事要有用惟恐遇事沮悟方免為腐儒古

下閑鎖何曾恭儉廉耻而止耶

曠覺東窓

余襄懶日甚不堪早起嘿念杜甫詩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

多暖始開申復有味客至輒言客曰明道五十五先太中而物

窓日已紅矣余謂此所以為明道明道豈不嘗夙興張而不弛

持以矜耀此又君子小人之分也

科宦士望

君子不能其必偶然有此詩以記之其涉寢必拈一朝之省悟

行不免橫逆毀辱驅斥百道四至而寬將無不得矣

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雖有可尚者亦不宜

容議於君子之職業也然古之傑鉅大夫出而

然後世儒術事功判為二塗

辨天下事則

溺哉是以士居平世讀

人云現史其值難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如身在其中如此存心可以為士矣看大學自格致一直說到治國平天下上

猶云閑來無事不從容曠覺東

則日日痛

舊時科宦必由士望有所謂草榜相聚於端門以當世才思者
書諸門石及榜出自杜元一等之類鮮有不合又有所謂王堂
宣醜西郊戲別者至堂宣醜
者推士子之極望預斷近侍之任
西郊戲別者自公卿以下品別列書其人後果多中余見
時猶及見之亦未見準合至近日則此風永絕此雖玩戲
官方之毀缺可驗矣

諫官不相見

趙宋之制諫官不相見雖有論奏同列未或有知者見於容齋
隨筆者甚詳也後世黨論成習善同伐異苟其一有異見輒繩
以誅避大論之
罪人莫敢出氣也至於館學此習尤甚一經共事便成血黨宜
至禁絕也宋
制必有見乎此耳且科目出身太半無文每借手
為辭隨人舒條僅免露拙亦可惡也人心各
不同何必合辭宜定為制雖有大同之論令隔坐各草無令雷同其於爭執亦
必在前申覆

不容旁助即破黨之一術而無文者亦技窮矣至於儒士章疏

其流弊尤甚朝論壇
或或壓異傳其赴私外方之人亦群起而和附數至千百其

主張者不過一二人售力其餘莫非風動強從者此是非所以

紊亂而偏黨所以蓋煽也若出禁令館學之章
惟儒任二三人同事外方亦然其名在定限之外

者皆傳其赴私其
排擊異己者逐一摘發五年傳舉不與於赦令士習稍靜矣夫
士者未為臣也

時世危亡捲而遠適可也或興亡
而已寧有不忌禍殃妄于內食之怒耶余見

古今盛衰之際一不見有因
儒生之亂而為翰回之機者也盛衰自盛衰儒生自止身軀命

縱不惜何補於時世耶諫官不相見為救時之功務儒疏
一節並宜致意焉

舌竅根竅

醫家鼻為肺之竅口為脾之竅目為肝之竅耳為腎之竅舌屬

於心舌亦有二竅乎曰有故也舌端有竅津液出為物接則知
今禽鳥啄物而知味有舌故也
味若全塞如木石鳥能如是余嘗心熱病舌上簇簇細顆皆
漲長數分痛不可忍去之則又一
顆長其形似蛆虫之喙察之箇箇有竅所以涎沫出為食味辨
為食歸於脾胃津生於脾胃司其出納者心也故通於口中也
今夫草樹枝葉繁茂根斷則既頃而瘁
瘁者水不能上潤也水果何從而上其細根八地盤絡土脉其
端箇箇有竅吸取水液上潤於枝葉根深
則葉茂早乾則葉瘁其勢然爾此以類推知也

松月齋

世固有隱遯高行人未有知也松月齋李時善字子修安東人
也絕嗜慾喜讀書或至乃過杜門六十年壽九十而狗著書有
名行二銘其名銘曰無累而得名者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
雖愉樂哉疾風至未嘗不忍患及身然後憂之驥追不及也宋

人得遺契而密數其物曰富可待也此存名而無得也然則南
越之黃屋不為娛而深室之橐橐可飽何必布攤門外揚言我
會辭其行銘曰吾行南溟複也日暮而天且雨迷舊相問行
者曰左疑其非而猶聽之卒不非吾之北方亦複也其行意微
踰嶺則山川亦似分曉不詢而驟進則卒不是乃愀然曰自是
者非而詢人者是矣地有好射悅人謂已挽強其挽不過三
石挽弓之類也人多篤信
石左右曰此九石也王終身自持其挽
強而不危人之自持其能者皆齊王
聖人不復察知其道者知其飲食而不知其味也終亦不達矣
欲勝人何能盡其所不知乎孟子英氣發越
若學而不成則止於好勝豈若能問於不
能多問於寡之道也未必逾於堯舜而堯舜取之無遺善哉
堯舜善取諸人其人
取人之道江海之善下而能為百谷主也是故
而用愚人之所能昔有冠抗至變者皆盲

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其說許多姑撮其既未

差役

免役差役利害吾別有備論以今驗之我國之免役判知其不

是矣夫有差役照後有免役差役其本也役者兵事也兵所以防寇亂也既納布免役之後便

作閑放之身寇亂之至一指不動相與避躲而用布雇役之徒

皆遊浪無根並皆逃散免役者可施於平時不可措於兵禍之際兵為虛名而國受其殃此可以一言斷也

且既徵布後轉為需用不與兵事相涉此必然之勢也豈有徵於戰事而為供頓之理乎其疵弊目下可決故記之

慕效富貴

士不做官則京輦近畿不可以為生京輦者富貴之所聚凡昏

喪服餽飲食莫不奢糜故士亦相觀而慕效不免財殫力竭湯

產乃休也惟嶺南之俗勤而儉勤則不匱儉則搏節猶可以傳

久也豈不為禦鄉鄰昔王介甫上書曰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為其財之不足

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昏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

以為耻矣故富者貧而不知止貪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庶免之也

也然則古今通一轍惟在人主躬示以儉先禁貴富之侈習定制之外畫一抵罪然後

方庶幾也其要在賞罰而已必揀其儉者賞之以爵揀其侈者而廢之則不數年而風移俗易矣

追封孔子五世

雍正元年追封孔子五世木金父公為肇聖王祈父公為裕聖

王防叔公為貽聖王伯夏公為昌聖王叔梁公為啓聖王啟啓

聖祠為崇聖祠增祀宋張載及張迪太學點祀者六人林放子蘧瑗秦冉顏何范雍鄭玄增祀孔子弟子縣置牧豎孟

弟子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子漢諸葛亮宋尹淳魏了翁黃
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元金履祥許謙陳澧明羅欽順弟子未
有明證實似是禮記所謂縣子也其所去就多未愜後世必有
改定者

情

余昔論四七云四端四德之端如一減一不得七情發於氣故

則與七合為十情矣大戴本命篇又云平有六情通然後能化

余則曰奚特十六快怨恨憫慕惜悔疑驕感之類甚多古人蓋

即推演四情如此也凡有此情者慮則未來而預度也歎則既

拈其切緊者為言耳莊周云喜怒哀樂慮歎愛熱姚佚啓態樂

出虛蒸成苗啓態以上十一字說者皆以情論非也慮歎以下

過而留滯也如是者變成執滯而不能虛明也姚輕佻也佚
放佚也輕佻則不能忍放佚則無所忌即開發於外是謂啓態
也樂者外物扣感而成凡有此情者或有因外物感作如樂器
之卒虛而值境發祥也苗者內氣蒸鬱而生凡有此情者或有
內自釀成如苗之蒸鬱而自生
也究情之根委兒狀更無餘蘊矣

武藝

國初武選之制厥數甚夥三年大比文科三十三人武科二十

八人選者時以官之也武窠本少故也近世每設廷試及第武

藝漸巧其下第者不過若干登科之數或一榜五六百人名為

乘矢也不知今之五矢肇自何世按新唐書武舉凡四歲二中

出身平皆抱紅牌而終其身也是以怨歸於國四矢為度所謂

而軍額日縮矣故之大者古者禮射貫革皆以四矢為度所謂

或三矢者及第可導此以四矢定規則中者必減豈非變通之
得宜昔狄青試藝掛銀兜能中者與之後技漸巧中者多復漸斷小其兜即此意耳

高麗試法

國家科制大抵多因高麗亦不能一遵成憲厥初定式則無甲
科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合三十三人或試詩
賦策又有明經試六經四書三禮孝經之屬皆具赴私者考驗家狀乘暇所貢之
人將申送日行鄉飲酒禮性用小牢以官物充禁挾書搜檢封彌易書又聚名年及第四品以下

對策殿庭中者使掌製教不中者左遷後或有甲科或只有丙
甫王以九齋朔試代之恭愍朝教曰例取童蒙非經明行修之士羅之辛禍又
科或數不過十數人皆稱及第而賜田結奴婢始或廢或復忠戴花張蓋街路張樂其國子監試進士自德宗

復之也忠烈時試律賦以四平四側為韻始不過三十餘人後

漸增至百餘人也弁補試即生負試自毅宗始亦以詩賦經義取之始不過二三十人後增至百餘人也今世設法不能領

密比勝國每下所以倖中者益多而庭試別試之類初始不遠

而冗濫無數至於大比專尚誦讀皆魯莽無用所謂節日試黃柑試四學試之類亦古無者也使

舉業者手忙脚亂終年奔走殆無晷暇讀書無隙故朝無通經之士風日以頹圯不知策梢將如何

為官擇人

前朝郎舍具成祐疏云以官擇人則官有餘而人不足古者無
其人則闕其官此至到之言也國之末造必官不足而人有餘
故非銓官親黨不得世道所以日非也然君子當之以為官擇人一句為主宰則何患乎人多頃立法導之然後方
有成績守宰無績不得為監司鎮堡無績不得為閫任必舉殿

最薦刻文字為證注擬時懸錄名下監司無績不得為要職兵水使無績不得為大將如例內司亦各有題目非公明廉謹證案不得為吏曹非節儉蓄績證案不得為戶曹他曹皆如此參議無績不得陞參判參判無績不得陞判書武班亦如例此為官擇人之節度也私經賄道庶或減矣

后妃美艷

詩文

尹恭齋斗緒云嘗得日本史其言后妃多稱色美體艷即不離於夷俗矣後見崔簡易集撰後宮某氏碑亦舉其佳麗松謂國朝文章之盛莫如簡易識見之陋乃至是耶然衛風碩人美莊姜之賢而以柔羨疑脂貧歎不休古亦有是矣為之發一笑

鉛槧

鉛槧釋者謂以鉛粉塗于槧如今之粉板也然西京雜記楊雄懷鉛提槧從諸計史訪殊方絕域之語即以鉛槌刻之于槧其意蓋如刀筆刻書之類也韓詩丹鉛事點勘此謂以丹赤鉛白點注之如雌黃塗土攬之類也莊子謂砥筆和墨而杜牧之詩却云砥筆和鉛欺賈馬以鉛改墨黑白雖殊和於筆則均至後人以墨註鉛則恐非矣

禪本草

屠本峻禪本草雖似戲劇亦有不可泯者余欲砭訂愚昏故錄以自規其藥現云龍統肝腸向人披歷誰能信諒喫緊婆心對不信人誰不增疑率爾任事不知引避誰不怨咎不鮮偏私彼

微逐以我為餌君子行義責備小人好沒要緊險陔側媚不能
敬遠終落圈套聽言規行全不究心終被歎弄聽信膚訛代彼
報復者甚來由密事漏泄幾敗乃公攬禍招尤好謀踈畧十事
九隳自誤自家道聽塗說自貽伊感惹人駁征妄自標致擬倫
勝已秤尺在人非諫歸非致人指
摘終難聞導議論含糊依違枝蔓善於託故但務偷畱遂致徒
費失却便宜好尚互異強齊已論自仗自家其藥鏡曰解紛無
策終致兩怨病不智處事多忤勞而無功病不思遇事輒發佻
易辯急病不忍直言匡救不遠嫌疑病自信倉卒應事為人
欺病不疑義形于色終
致齷齪病不量此字字繩准無一語刺用此酬世應俗豈不裕
如但恐好醜大明物或不契耳

隔句對

余嘗論尊卑黃鳥數句若專作賦義者則也無味此恐以鳥之
于飛集木而啾鳴興人之刈獲歸絡而無數啾啾和鳴不休之
類與脈之無數相似也詩家有隔句對亦此類也如杜少陵於
船瞿塘詩云喜近天皇寺先投古畫匾應經帝子渚同滄
梧是也

隨意

唐人詩云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人或未曉也余
謂隨意者猶言任他也緩舞留醉故彼青楓白露任至於如此
詩家用
泛物而云非從人言也王
曹詩所謂庭草隨意綠亦此意

黃孤山詩

頓興浮石奇壁有黃孤山章草云一樹桃花一半空不堪狼藉
梵王宮山僧手把青鸞尾背却東風掃落紅余三十年前見之
墨跡如新但欠自然似是工不知誰行或是孤山自為大抵可誦

破體書

筆家有破體書如李商隱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是也法書苑曰
小篆生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破而行書作行書狂
而草書聖破體者恐指行書而云也行書者楷書

典與帝帝

古今書史誤讀者甚多如魚魯及交璋璋臘獵銀根杖杖之類
世皆傳笑又按劉歆七畧云以典為與以陶為陰抱朴子云以

帝為帝然則典與陶陰帝帝者必當時有如此錯認者故耳近

世有文士以論語篇名子罕者為孔門弟子以大學哈

許草堂墓詩

許筠之誅也發其父草堂之塚山上常聞有哭聲有人題云不
肖寧無子空山白骨寒英靈休夜哭金槐亦人間從此遂不復

淵明舒嘯

淵明歸去來其來也即歸去而來斷無顧戀之意故其辭雍容
順適所以後人莫及也然其曰登臯舒嘯猶有念舊不平氣像
然則臨流賦詩亦必是採菊悠然之意乎嘯必東臯採菊籜
以其南山故歛余不曾見潯陽一曲而可以想見其志矣

四六之文盛自唐之王楊至宋李劉而極為我俗自高麗之中世爭尚此蓋由律賦為試士之程故也律賦試亦自唐宋作備國之所造士必爭奔其業弊不可收拾今人每以事大為諉然明制禁四六文洪武六年六月以唐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喜雨表領示天下明皇帝深燭雕虫斲喪之害將有以革新也今若用此奏聞上國必無不從之理縱曰不然讀書之士豈無一時苟能之理而膠守刻舟之故套耶

古今文章

古今文章以樹木取比唐虞三代之文如方夏花葉極盛無一條枯槁而燦然可觀也秦漢之文如秋冬以後華實摧落而真

形自在也

後世之文如丹青畫模狀雖逼而生意颯爾也我東之

文如鄉社畫師不見其

物

但憑傳模依稀彷彿桃身柳枝杏葉棠花圓楮遠真丹碧無準不審

其何物也

東西際海

韓退之南山詩云東西兩際海鉅細難悉究南山在京城之南豈有際海之理此出於東方朔傳武帝欲以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朔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漢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山東兼西戎者也注云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故謂之陸海也此云者東西南際皆物產富饒之地故方朔錄銅錢豫亦云其山出玉石金銀

章檀栢異類之物百工所以給萬民所仰足又有杭稻約粟菜
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是之謂海唐因秦漢之故定都關中退之所以云然也

南溟先生詩

曹南溟先生不由科目拜官而辭退不過一卑位也然病劇道
臣啓聞遣御醫齋藥物往護及卒特贈大司諫其禮崇重至
此足以風動一世也苟非其人又豈有是哉尚論者莫不以壁立萬仞為題目公是也余見其雷龍鷄伏
之銘想見其為人又嘗有詩云請看千石鐘非大叩無拜萬古
天王峯天鳴猶不鳴此何等力量氣魄雖不可比論於退溪之一月春風令人心膽為之壯浪耳

白沙詩

白沙李相當光海君時抗疏謫於北青臨行賦詩曰白日陰陰

晝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遠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歸果殉於北塞謫之令人墮淚

舞劍咒

杜甫公孫大娘舞劍咒歌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此只形容其人之神彩從容謂其始氣象威武其終精神凝遠
也咒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稚空手而舞非用刃劍也文獻通考劍咒恐指受劍之物謂空手也杜又云似舞此曲可見

詩家增光

青赤白黑四方之正色輝映眩目詩家以之增光如李白諸作
必用金玉花鳥錦繡雲雪等物粧點生態故讀之為之心明眼
亂鴉青松白鶴青山白練青天綵虹青草白鷺之類皆兼二物
此其得離騷餘意者惟白也杜甫詩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以其紅白在青碧之間故其光色益鮮造語之妙也又如斜陽

言之范成大詩青山表出花顏色綠水增添鷺羽儀不出杜甫之意也至東坡則曰春水陽楓葉見鵝翻合六物而不露其色尤見精琢即晴謎之類也

朱子詩

朱子武夷詩云二曲亭亭玉女峯押花臨水為誰容道人復荒臺夢興入前山翠幾重此雖因山名云爾非實也縱使有火山靈之尊而恐不宜戲觀之也荒臺妖夢非所當引其迅雷詩云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浙峇群心當時可謂邦之無道亦久言遜氣後人不可以尊之極而妄效之殆所謂太陽之疵衡口發者哉

朱喬牛詩

朱喬年詩云生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

征戍肯教清苦更冠儒此有感而言非實心也故將死託文公於三君子卒成大儒前言戲之耳然肯中豪雄之氣自不可掩也又公文詩濁酒三五豪興發頽陰地裂山開鬼失林之類有由來矣

曹梅溪詩

曹梅溪詩云突兀瓊高馬耳峯雲端擎出碧芙蓉何當押得衝天翼飛上尖頭一盞曾洪篠叢詩云深復深無主花等閑蜂蝶不曾過春風廿四吹將盡嫩綠陰成可奈何梅溪有飄舉出處之想篠叢有退藏惜時之意皆可誦吟諷之餘錄之

瓢淵詩

清寒子瓢淵詩執龍睡起怒不禁明珠萬斛瀉蒼壁瓢淵者即

今天磨山朴淵是也俗傳昔有朴進士者吹笛淵上龍女感之引而為夫故名之李文順詩龍鄉感笛嫁先生百載同歡適性情是也瓢之俗名與朴音同故名也世傳其瀑布擬於廬山余嘗過之有詩曰商量不寫朴淵詩硯竭三江閣筆宜倒掛空中方見快周流天下更無奇掀翻直射龍王窟震蕩疑傾織女陂收拾蜺霓重拭目泛槎亭上坐如癡余從叔進士箕鎮亦有句云西南岳色銀貫虹上下天光玉柱連不記全篇輿地勝覽李灵幹鞭龍事竹泉閑話亦記神物風雨之異蓋其水甚黝黑令人怖悸龍蟄之說其亦近之星湖僊說

人事部

乘馬耕牛

易曰服牛乘馬服是駕車則乘非騎乘乎說者以左傳為證而余則據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彼岡巒崔嵬非車之所升陟則已有騎乘矣人或致遠騎而疾行非難曉者豈有但用於車服而待後世之理哉牛之耕雖曰始於趙過而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奚所取義哉淮南子云耕者日退織者日進此則非牛耕意者雖或牛耕其制未備有不甚便者而山野根爰之地或有反以耒耕為便今俗非熟田亦必用耒淮南之所指不過如此凡農之所需莫如糞周禮有糞種之法以糞澆水漬種也既知漬種之益於穀則豈不知牛馬糞之肥田乎肥田莫若牛糞農之不可闕者也長者糞之文此與撰

通用不必與糞種糞田相勸也武王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農澤此湯武之賞也桃林也而謂之農澤則歸於農可知也牛歸於農其耕又可知也劉向新書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此尤可證當互考

糶糶

東坡疏云父老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舉債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以此流民不敢歸鄉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余讀是文又不覺潸然淚下矣然此猶古之淳風也近觀鄉邑不論豐凶民無逋欠官無倉合之未收當秋冬之糶守宰多募軍校遠村近隣疎族外姻發屋披箇合輸乎若使子瞻見

之恐不至於流涕而已抑又有甚焉既無逋欠而什一之耗剩

留為官用

其雀鼠之偷損則却以小斗彌縫故簿錄日增久必陳腐故又必計戶勒授民困益甚民受十斗每縮二

斗則其食不過八斗也其輸也添耗一斗又有斛面落庭之補

恰為十二斗往來贏糧脚價所費許多通計則倍輸矣春糶秋糶不過七八月之間而民必倍輸

閭里私債不至如此之慮也此古今之所無也若使賈誼見之必將長太息而不足

田溝滲濕

畎澮溝洫所以避旱澇若但為定界則何必耶至於深廣之一畎

亦多余驗之苗則同時亦同起尺史間成遂田水滲土中故人

不覺而穀不宗農家頃知此意春耕之前必濬溝其中使左右合

澆愚氓惜其計縮不覺得少失多比護賊害傷家國者似之

用裕難節

庶民者貪賤之人也民之疾苦惟居貪賤者知之貴富何能焉
况生長深宮之人主耶常平之法廢而糶糴單行糶糴者使民
負債之術也春而窮乏無價而由史人孰不趨秋而穀賤添耗添刺取盈而收之富戶亦竭
况貪民耶余驗之凡貪戶免死足矣既免則與飽同矣從富而
貧徒貧而飢或死皆緣債物也國家撫恤赤子而以債物誘導
可乎不獨於此雖福貸無剩者亦甚害春貸秋償其間甚促而
計家中原有之財則縮矣前年不縮猶貸况今年之已縮耶前
年縮一斛則今年縮二斛矣貧民無飯則煮粥無粥則蒸藜亦
可以苟延矣困則困矣在財得贏貸則用裕之則難節故忍
飢不求於外者常存其不忍飢困而求貸求債者必不能保守
舊業貧猶可懲况糶糴之倍輸耶業適之言曰穀世也富一朝
人食指矣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愈於舊則使之能慨然

自敗損而還其初乎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賣田疇情莫不惡

儉而喜奢惡則亦免喜則易循貧人之儉力不贍也貸而贍之

則何所不至此所以循目前之快而忘方來之難結也債而至

此也詩云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三年而剩一

年之蓄待民飢而與之豈有還報之政今之時私債有禁而國

專其利或至於勒授而責輸諉以軍餉蕩其產而不足至於遠

任其自謀則未必皆死而大飢損瘠則發倉而賑之而已矣

生民遠慮

民生在於勤儉則財生儉則不窮不勤不儉雖四海之富必至
於竭况匹夫乎人情莫不欲逸欲奢不但性氣所使習俗化之

也杜詩云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天下皆賤且貧勤儉何難

者在眼觀其事安居遊戲而無所敵為也視其服飾車馬宮室

華美都雅於是其美歎而思初非財裕也唯即事是圖而不計日

於充其欲而不足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苟無恒

指升斗絲縷之間過於見在之分也一或容濫則其竭可立而

何也庶人之產初無原本皆由於力作日必再食唯由聚停耶

於是赤債而倍償賣田而補缺不覺渴澤而無於下貴近先效

則黎民化之不厭愚下之渝變無可齊之日矣司馬公曰富者

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

而不知自悔也如此不獨不知悔悔亦何及可哀

小人意態

小人意態與女子等女子朝晝謀慮不越乎美飾明粧高其鬢

髻塗其粉脂非自悅其目乃為人見而咨嗟艷歎則便巧

笑軟語顧影徘徊以為自得不然大耻也小人在室糟糠而攤

飯對人鷄褐不給而鮮服過市至於借隣增彩奪人銜色遇人

之逾乎已則輒愧其不能及雖冒行敗產不復計也此只是內

不足故務外不止也子路之緼袍不耻不過守分而不顧乎外

也苟可以自裕長裾廣袖何苦而不為哉凡禮家衣裳制度只

故其家常有贏餘不至狼狽貪者皆竊偷生無遠慮一醉日富

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債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壑

而不知自悔也如此不獨不知悔悔亦何及可哀

小人意態

小人意態與女子等女子朝晝謀慮不越乎美飾明粧高其鬢

髻塗其粉脂非自悅其目乃為人見而咨嗟艷歎則便巧

笑軟語顧影徘徊以為自得不然大耻也小人在室糟糠而攤

飯對人鷄褐不給而鮮服過市至於借隣增彩奪人銜色遇人

之逾乎已則輒愧其不能及雖冒行敗產不復計也此只是內

不足故務外不止也子路之緼袍不耻不過守分而不顧乎外

指可得為而為也非謂必如是乃已也是以喪禮大節也而不
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君子不以禮置不論至於家
之制歛葬之具饋享之節居家之儀類非筆弊之可辦朱子豈
謂門門戶戶悉皆倣此故昏幣事重也而許用釵釧果實之屬
禮宜從貧賤為式雖天子之元子始生貧來而非固有也豈合
以倘來為法於本分哉世人不達此義遍考文書滿意相高不
及者啗點不暇彼滔滔內不足之徒濫與卿相模擬枉費財用
公私安得不匱余故曰今之俗其異於治遊之女子蓋鮮矣

樊廡

今之陰仕者勝國之南班也苟在此路者不論材與不材必一
經守宰又不得陞秩為高官意願至此此外則不曾致思其材

與不材不但他人不知已亦自不知素養然也古人有言人之

自愛其身而重犯法者以清議畏無所慕則仕本為貪責以無

貧不可得也今制職法不明畏非可懲官迹有限慕於何施或

溢子孫長世廣賄延譽姻婭閱轉成高華之族不然棄廢窮

餓眾從而侮辱之矣夫人各有知覺利害自明將安所取舍哉

百金重於團忝而小兒之趣在團忝名譽高於百金而氓庶之

趣在百金理義重於名譽而俗士之趣在名譽其舍生取義唯

縱之因挈家而逃使不受眚老死不得官受賄而逃不失為富

家也若守職之利有大於受眚必將却金而奉法今陰仕為法

須禁於未然之前必先立獎廡之規官達榮祿不啻受眚之

常平

糶糶之害民不可勝道余已不一言之古人每以常平為善春
而穀貴則減價而出秋而穀賤則增價而入國無所失而民獲
其利也然俗情詐偽偷弄難防四方之穀價不齊守宰因緣容
奸何以盡察易至於飢荒失賑兵革闕餉則甚害夫常平者聖
王之遺制非獨李悝耿壽昌為能也我國壬辰以前列邑皆有
常平穀穀可取凡三年而蓄二者勿論孰優孰劣然縱曰易縮常
賦之歲八可以且賂補待不時之需他不可恤也別此緣牟利者
日衆多蓄而售巧也若常平之大行民皆趨之則為斷可矣

胥徒廢貶

周制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祿足以代耕也後世以祿養兵

則凡京營軍卒均是在官與胥徒等今法禁營之奇兵仕洵出
任邊將或宰遠邑然逐月課試上下稍食餼廩稱事則無能者

自退拔萃者可擢以次出補權管萬戶之任待其功著陞為使

營將歷閫帥入為內職何所不可文官尚闕已是恃義况戰士

耶推此則府吏胥徒亦可以通變善處也今諸司之官惟思數

卿大臣八對前席又必出訪曹吏而後斷事不以為耻是何道

理俗諺云朝鮮必亡於胥吏余則曰國家賴胥吏而猶存無此

將百度廢矣然今也諸官任志黜補私役雜務故其人又皆愚

有都目廢貶以之黜陟人各自勵才不才見矣今若考古循今

名置掌故之成籍然後逐月較試擢其優者補京校待益著才

能然後出宰外縣亦須有定額據課試而為次無得移動則胥

吏之學亦能通明而事無滯滯矣如此則有才者勸而尚闕之
習庶幾稍殺矣其外邑有鄉吏假吏之號假吏不敢與鄉吏等
可惡也要除舊俗亦須有術邑有戶長吏房之任是最尊也先
試籌數俚文及郡邑故事決訟無寃等書官長及鄉貢同考排
次至十考擢其優而授其任衆不敢復爭矣

孝悌力田

古者三物興動孝友為先丞我髦士必於農野其義至矣後世
取人以文詞士耻鉏耨風俗漢日渝財用不興職此之由也高后
置孝悌力田二千后者一人文帝詔孝悌天下之大順力田為
生之本三老衆民之師廉吏衆民之表武帝時舉孝廉一人後
漢時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乞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
廉一人至唐楊綰為相首建復孝悌力田等科當時高之風俗

翕然丕變此皆深計遠識也夫天子養老袒而割牲躬耕籍田
立觀光法使天下有所慕效猶恐導化之不單故使遐裔之地
舉孝弟力田尊而樂之使人曉然知篤行之可貴力本之非
辱駁駁漸染則種種治具莫非枝流事是以聖人
論治富之教之而已孝弟為教之本力田為富之本也不然者
皆無本之治而可乎然別置其位不得與士大夫
同列則民風依舊不變矣又孝弟力田或不免
劣無能不堪
臨民則將如何今闕司散官未必皆才堪治理只恭遵式例者
能之若使先任此等而申九等殿最法則才不才判矣輕脫可
如是彼鈍劣非所慮也今科詩但以詞句擢拔其人其輕脫可
惡或由私徑或由借述或值歲稿皆不與材性相涉然不計賢
愚官仕無滯彼縱曰無能污不至敗俗之人豈非反賢乎哉

蜀體

松雪書法人謂之蜀體蜀者指東坡也雖有轉變蓋有餘流矣
東坡醉墨堂詩云不減鍾張君自足優羅趙者羅叔景趙元嗣也與
張伯英并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眾方羅趙有餘西州者
蜀也而東坡自比則意者蜀中自有流傳此體至蘓而增益之
也蘓比於羅趙有優故羅趙無傳焉耳

崔震瞻

國之求臣以不貪為先有才次之無才之害止於事不修舉貪
便是利國利專乎已則國亡不恤也貪者有貪名有貪官有賢
財貪名者有恥此猶難得貪財賤劣人知可棄惟貪官不可防
至死而不悔也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貪之反則讓余考

舜典其無為而治都繫乎四箇讓字文王受命自虞尚質成始

亦由於讓陪讓畔及士讓大夫讓而已也故曰取人先去易進

顯而廉退者其始使貪而處下未必沾沾於前途也余聞西邊

朔州有崔震瞻者三世同居御史虞開拜寢即時黨議方熾一

詰其色目則曰邊裔之人寧有東西之可指生平但知睦大夫

之賢睦即得罪時論而曾請于朔者及皆駭愕誰某而宏傑大

人也此指吾家兄也众益駭之又問其去就則曰微賤得官豈

非萬幸家有叔父餘年無幾若繫官遲回存止不可知其義不

可不悌俄而果棄官而去吾友洪某在產與聞為余言之余謂

託時論此人獨抗論於众楚之中有惟當勉之從官期於守宰

託不屆之志是不負初心也既得官

則榮寵極矣而無少顧戀又功而養諸父至以貴易之孝之至也然則其三世同居非釣名也敦睦根性也豈不使人感有善心耶所存如此不復聞其簡拔可歎

庶人家禮

大戴禮云大夫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謂之稷饋則不用肉亦無黍矣國語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也庶人所謂無祿者也祀有魚而無肉也特牲饋食者諸侯之士也非無祿也雜用豕而有肺心舌膚臂臑肝骼正脊橫脊長骨短脊雜肺肝肺等而已又有魚腊魚用鮒腊用兔補數而不補牲兩邊棗栗兩豆葵菹燭鹽兩敦黍稷兩鉶和芼菜大羹用肉湑庶羞四尾豆庶羞異味也載二豆鹽二豆而鹽不用換則棗醋之類也而其近足牲有九體而皆俎案又近竅一節不用則肉厚者廢

一節薄劣可知矣又有准肺肝肺之別而准一割三兔此諸承尤小而用體皆同准肺有四則其細小可知士猶如此况庶人

哉今俗以家禮為士庶通用之例其世數品味斷非無祿者所

堪余謂程朱皆登朝顯仕之身朱子居祝夫人喪時六品以上

許祀三世則七品以下不許也董越朝鮮賦云卿大夫夫三世士庶只祭祖

考此指七品以下無位之士也是時即我成宗十九年戊申而國法猶行也家禮猶諉諸時

無立宗之法今制不祧之祀則又非朱子之本旨也余故曰識許禮者宜別為庶人家禮一書為無官者之通

行斯可矣無田則薦而不祭故聖賢累言之是不獨力與知者論之不及亦義之不敵也此可

張芝餘術

貧者讀書則猶可借人之卷而習字無由也紙札其可易得耶或用磨石受

墨不澆非如鉛繫之太滑可用也張芝臨池學書此既書洗墨故然池水盡黑蓋以此

也今域中之紙者得造 甬山下流石滑處習字得張之餘術矣

思齋美談

思齋金先生有所識黃姓者殖貨致謗先生寄書云僕二十年

處負約弊廬穀稼薄田數頃葛衣數件而卧外有餘地身邊有餘衣杆底有餘飯持此三餘高卧一世雖廣廈千

間玉粒萬鍾純綺百襲視同腐鼠所不可關者惟書一架琴一

張筆硯一匣履一獲迎睡一枕納涼一窓負暄一楹扶老一筇

尋春一驢是足以送老矣先賢美談可以未 白九愜詩料

葬經

堪輿之書祖於赤霆傳於青烏大於錦囊楊筠松謂赤霆者張

子房所作青烏者漢時人所作失其名曰佛自漢明時而青烏

有木魚之說魚帛自唐時而錦囊有金輿之說向也今人疑為

樹根得氣花實蕃衍然子能受氣而亦能令孫受氣乎官府之

吉凶及於胥吏學舍之吉凶及於士林為後者應於所後奴僕

樹取比用彼枝傳此氣其理或然父子異體則不必相通父能

而斷以分則不相反况異體之父子乎子在膝下一吉一凶不

能相反况遠祖之體魄乎此皆氣之相感也子痘瘡而父塚之

有驗眾人之家者體魄與 凶不同始知彼安此安之為不驗別

尚丘潘三姓

尚闕之風國初未甚也不獨群下之成俗必曰上之導率也姑

舉一二尚領相震不階先蔭位極人臣人皆聞而知之 曰春

丘從直始登第遊於廢院成宗微行遇之問其業則曰春

秋試之果通曉明日直除弘文修撰三司官駁其微賤乃召三

司官至前今誦春秋皆不通次及從直誦說無滯乃曰習經者不許經席而不習者獨專乎諸臣無以對後從直位

至正卿門徒亦多貴顯潘碩枰宰相某之家奴也宰相愛其才

性教以書史乃託於富家無子者為之子匿跡力學不許相通後登第位躋宰列清白謙恭為國蓋臣歷八道監司至正卿後

王家子孫殘微或徒步於道路碩枰遇之下輒車趨拜一日上

牽吐實請鐫削已爵而官至家子朝廷義之從其願官至家子

孫而令碩枰就職故人至今贊歎不衰碩枰事既難能而就職

如故又不易也如是而人風豈不奮勵才德豈不興動耶今制

有署經之規凡治為近侍及守宰者必列書已四祖母四祖妻

四祖妻官參閱揀汰然後赴職四祖者曾祖以下及外祖也只取門戶而才德不與焉此宜亟去也雖或

十二人中微有玷譽又豈可以此掩其賢皆人家奴也劉殉大其阮塞如此又如劉副帥克良徐孤青起

節為名臣徐為士林宗師俎豆祀之人之賢德不繫於世類而今亦不復見此矣

尚震

尚相震不言人過客有言其一脚短尚曰無已則寧不若云一

脚長也蓋不忍斥其短也吳贊成祥有詩云義皇樂俗今如掃只在春風杯酒間尚改下云義皇樂俗今猶在者取春

風杯酒間其厚德大率如此然其立朝也取擊奸佞不肯隨波

鄔若望

鄔若望者西洋人天啓間至中國善醫究中國本草八千餘種

惜未翻譯此必有奇方異材大益人生不能傳後而泯焉可異

侈

漢文帝時賈誼有政事疏云今民賣僮僕者為之繡衣絲履天子后服而庶人得以衣婢妾黼黻天子之服富人大賞嘉會
名客者以被牆是時漢興繡數十年夫秦之虐甚劉漢戰爭之
者文帝之治以寬為度身雖務儉而刑禁太縱一節二節爭相
務高以至於此也管子曰家無積貯衣冠修乘車者歸現望步
行者襍文彩本質以而未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
費則民貪之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之
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之於視官室現車馬衣服而侈儉可
知也蓋國久而不如此者稀矣書云恬侈減義服美于人
詩云蟋蟻之羽衣裳草之諷誦三復慨歎之意自見

安李友愛

中世安相瑗李相浚慶皆以友愛稱安之事元瑋如嚴父乘必

下馬拜必床下唯諾惟謹李之事元潤慶如親朋坐必從膝卧
必勝枕或至於角汝是則主愛王敬之不問也至安之止瑋吊
之制衰前此自期以下俗不制衰也余謂安是而李非瑋之加
平人非與於安李則長幼無序將有敬減而得侮者矣退溪
琴聞遠書云吏判安先生每日見伯氏必行拜惟謹安與退溪
同弘治辛酉生猶稱之以先生非尋常卿宰可知其沒終
二百年而後生不知有人在可惜

東坡論科試

法無不弊而負舉為尤甚利害關津故人皆憚智竭力以圖之
萬巧千詐何所不至惟繫操柄者隨鑄直補也雖良法美政未
有無其人而獨行之理故君子立制度其流弊取其長而斷其
也猶軾熙寧一疏騁突千古憂世憫俗者詐容不辨其言曰以
考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德行之弊矣余謂上

赴馬若

不以德行則又將時父詎母奢偕選至果何所取舍哉其言曰自文章言之策論詩賦均為無用近歲纂類經

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臨時剽竊窺場首尾以眩有司且無規

矩繩墨聲音對偶學之易而考之難弊又甚於詩賦余謂且置

明眼猶可以筆槩為正其聲音對偶之詩賦則雖契為司徒夷

士猶時或寓目經史驅之以詩賦人將竭其心智筋力於無用

之地增其輕浮氣習俗以之敗壞以此較彼取舍可知且策論

既出身開口論事猶是道話至若詩賦其相涉策之有括以其有

程式也其虛頭中頭設槩抹槩各有其套可以纂類

而得之考官又未對而先斷其論惟中其意者得之何謂問策

對策若先點程式俾不得與焉則此詞上說故策論不如德行

舉之以考廉未必有實然其意則以為考且廉也使一世之俗

知考廉之可以待聘雖十舉而九失法猶不誤也何以明之今之科榜八九非人望為士者目見如

此惟患已功之未至不啻道吾將拙其文而售世者法之

世未之有也兆朕於漢代猶是務索國舉而人應也或有舉而不應者異乎後世之人：覓舉而不

待人舉也漢之末才猶在實行故武帝之未見相如眼不同時

武名節為五言之始而位不過典屬國俳優可以見矣魏之三

君專尚文詞晉宋於梁陳尤重賦詠初餘風未艾開皇中因

斷浮詞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楊廣一變前法

始置進士等科後來積弊不復可正廣實為之作備然猶試策

而已至唐高祖進士如文明經加帖轉成弊俗幼誦當代之文

長而不越諸家之藝習於矜已勇於凌人國以之待士家以之

訓子視問抵隙奔競雖過則不得已湖騰錄封補之規有科自

勝國獲冀始冀當五代郭周用其法來施也詩賦頌策等試至

藝如陰陽晝夜不可并立故此威則彼衰為世否泰之大數天

下不復治矣君子援聖人已試之道方將與俗學辨尚懼不勝如軾輩突出橫決必欲塵滅而後已

可勝咄歎今

有一言可斷此有甲乙二家其教道甲專于孝弟乙專于詩賦

考其歸則甲之子弟或至於椎櫂而猶能口談經義事長而容

眾乙之子弟雖藻詞煒燁而必至於浮妄違忤父兄凌侮尊長

任政者有取焉則將誰進而誰退家不同此可以杜蘓氏之類

古矣

